

## 海外视野

栏目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郭英剑教授

## 美国人文专业就业情况究竟如何

■郭英剑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特别是人文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日益为人们所关注。

近日,《美国高等教育纪事》便发表了专题文章,援引最新出炉的调查报告,分析了人文专业相关专业的实际就业与工资情况,从而为人们选择人文专业的专业学习提供了更好的依据,也纠正了人们的一些固有偏见与现实误解。

## 不断下降的毕业生人数

在美国,人们在选择大学专业时,常常首选理工医学等专业,其次选择法律、经济等社会科学类专业,最后才是人文专业的相关专业。

特别是近年来,不断传来美国高校削减人文专业相关专业的消息,各州的管理者也会提出各种责难,矛头直指人文专业的意义与价值,导致人们怀疑选择人文专业是否明智之举。

最新数据表明,在2012年至2020年间,美国高校授予的人文学科学士学位数量总体下降了近16%。当然,这一下降程度根据具体包含哪些领域而有所不同,总体上看,自2012年以来,降幅在16%至29%之间,教育学科经历了最大下降,降幅为27%。至2020年,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获得的是人文科学学位,这与2012年相比下降了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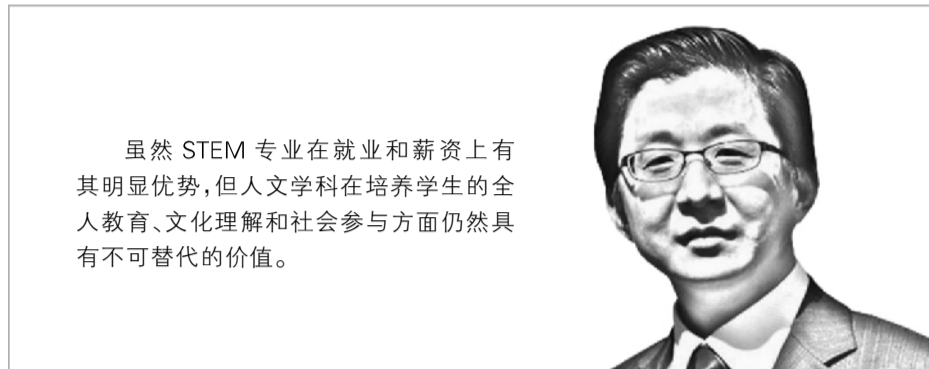
从2012年到2015年的最初几年,人文科学学位的被授予数量下降了近10%。当时,由于大环境影响,一种观点甚嚣尘上,即年轻人要想寻求高薪的工作机会,就不要选择攻读人文专业相关专业的学位。

作为人文专业的核心专业,英语专业和历史专业在2012年到2014年间,分别下降了8%和12%。像考古学和古典研究这种更为专业的领域,受到的打击更为严重,毕业生数量下降了19%。

这与过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67年,人文方面的核心学科占美国所有学士学位毕业生的比例约为17%,而到了2014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大约6%。

尽管下降趋势明显,但在2018年人文科学学位的被授予数量仍然高于2004年以前的年度数据,这表明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之前,该领域曾有一个显著增长,即它们是在达到了一定的峰值后才开始下降的。

2018年,全美授予的人文科学学位为202665个,比前一年略低2%,比2012年高峰时期的235969个学位低14.1%。这一趋势反映了学生偏好和社会对教育及就业能



虽然STEM专业在就业和薪资上有其明显优势,但人文专业在培养学生的全人教育、文化理解和社会参与方面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力价值观的影响,凸显了美国高等教育景观的变化。

## 两个现实维度,人文专业表现不俗

众所周知,人们对于人文专业价值的质疑,无非来自两个维度,一是就业,二是工资。

最近,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发布了一项最新调查报告,针对高校教职员工和各级管理人员经常询问的问题——“人文专业的学生拥有积极的职业能力,自我认知与全球化管理能力”作出了详细的回答。

该报告利用美国人口普查局社区调查五年(2017年—2021年)的汇总数据,介绍了各州的概况,探讨了每个州的人文专业的工作内容、年收入、失业率,以及该领域毕业生与其他领域的毕业生相比的具体情况。

该项目主任汤森德表示,这些数据可用于向高校与各州的立法者表明,人文专业的学生拥有积极的职业能力,每个州的情况大体一致,符合他们在全国范围内的情况。

针对两个现实维度,该报告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有二,即人文专业的学生基本没有失业的,他们的收入与大多数非人文专业的工资相当甚至更高。

尽管人们经常抱怨人文专业专业的毕业生不好找工作,甚至会失业,但该报告的数据显示,人文专业专业的失业率与其他专业的毕业生相似,大约为3%。换句话说,其不好找工作的概率或者说失业率并不高于其他任何专业,人文专业的毕业生并不存在更不好找工作的情况。

就工资而言,除了美国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这四个州外,在其他所有州中,人文专业毕业生的收入中位数都比只有高中文凭的人高出至少40%。相关数据也显示,在每个州,人文专业

的平均工资尽管大多落后于工程、商业和自然科学领域的从业者,但与那些获得社会科学、艺术或教育学位的人大致相同甚至更高。

## 美国首都的人文专业毕业生人数最多

根据该报告中人文专业毕业生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几乎五分之一的全职工人拥有学士学位。这里也是全美具有人文专业学士学位劳动力比例最高的地区,比例达到17.1%;此后依次是佛蒙特州(8.3%)、马萨诸塞州(7.5%)、纽约州(6.9%)、康涅狄格州(6.6%)。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统计,在全美的50个州中,有31个州的工作类别是以人文专业为主的。而在其余的州中,有14个州的人文专业首要工作类别是服务和销售,另有5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管理职位是其人文专业最有可能就业的领域。

尽管人文专业面临包括入学人数下降和质疑人文专业学位的经济可行性在内的严峻挑战,但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报告却表明,人文专业毕业生并非大量失业,他们的工资收入与大多数非人文专业毕业生相当甚至更好。

这个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人文专业毕业生对工资水平感到满意。具体来说,74%的人文专业毕业生对其薪资表示满意,虽然这个比例略低于所有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满意度(78%),但仍然是一种积极反映。

然而,与工程学科毕业生相比,人文专业毕业生的满意度仍较低,这可能是因为工程学科毕业生通常有更高的起始薪资和整体收入潜力。但这可能也暗示,尽管收入对于职业满意度很重要,但人文专业毕业生可能更重视职业带来的其他满足感,如工作内容、社会贡献和个人兴趣。

## “双一流”高校能更好地促进学生能力发展吗

■陆根书 温双

如果从2017年1月24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算起,我国的“双一流”建设至今已将近7年的时间。然而,时至今日,“双一流”建设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效果如何,其实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

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起的“研究型大学学生学习经历调查”(SERU)表明,与世界研究型大学相比,中国研究型大学学生的全球化能力不具优势。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大学生能力发展状况并不乐观,尤其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大学生能力发展状态与“双一流”建设的目标要求相比还存在差距。因此,有必要更深入地考察“双一流”建设高校能否更好地促进大学生能力发展,并探究其内在原因与影响机制。

为此,笔者所在团队利用2019届陕西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质量跟踪调查数据中的8435个有效样本,考察了“双一流”建设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效果。在使用倾向值匹配法减少协变量(如性别、是否为第一代大学生、兄弟姐妹数量、家庭所在地、高中类型和学生高考成绩)误差的基础上,分析比较了“双一流”与非“双一流”建设高校本科生能力发展的差异。

## 学生能力有差距,但差距不大

在研究中,研究团队有了如下几点发现。首先,“双一流”建设高校能更好地促进学生能力发展。在控制个体特征等变量后,“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在3个维度上的能力,即核心能力、研究能力、自我认知与全球化能力的发展方面均好于非“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

调查数据显示,“双一流”高校学生核心能力发展水平比非“双一流”高校学生高0.10,研究能力高0.17,自我认知与全球

化能力高0.11。

其次,在3个维度的能力发展方面,“双一流”学生相比非“双一流”学生,研究能力发展水平的差异比核心能力、自我认知与全球化能力发展水平的差异更大,前者比后者平均高出0.17。

再次,学生学习投入在“双一流”和非“双一流”建设高校与学生能力发展的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其中,在两类高校对核心能力的影响作用中,学习投入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4.4%;对研究能力的影响作用中,学习投入的中介效应占26.8%;对自我认知与全球化能力的影响作用中,学习投入的中介效应占42.2%。“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更高,这是这类高校学生能力发展水平更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虽然“双一流”高校学生能力发展水平更高,但两类高校学生能力发展的差距较小。尤其是“双一流”高校学生核心能力发展水平比非“双一流”高校学生高0.10。就学生能力发展而言,“双一流”建设成果与理想的政策目标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 “双一流”高校应回归初心

上述研究结果不管对于“双一流”建设高校还是非“双一流”建设高校而言,均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对“双一流”建设高校而言,首先,“双一流”建设要回归初心,把培养一流人才放在重要位置。

虽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高校的职能不断扩展,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职能不断增加,但作为教育机构,高校最根本的职能仍是人才培养。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归根结底要培养一流人才。我们的研究发现,虽然“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能力发展状态比非“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要好,但二

者的差距较小,“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学生能力发展上的优势仍不明显。

其次,“双一流”建设高校教师要坚持把教书育人放在首位。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高校教师是高素质人才培养的第一责任人。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要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建立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加强学术规范教育;进一步完善强化教师教书育人职责的机制,引导教师当好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

最后,要着重加强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双一流”建设的要务之一在于解决高层次创新人才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双一流”建设需要培养一流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支撑。这就要求“双一流”建设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要更好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将科研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为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作出更大贡献。

## 非“双一流”高校要让学生“忙”起来

对非“双一流”高校而言,首先,要将提高学生学习投入水平作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抓手。

当前,学生学习投入不足是影响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2018年6月,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就指出,要加大学生投入力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教育部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中强调,要加大学生的学习投入。

我们的研究同样表明,学生学习投入在“双一流”建设与非“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生能力发展的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学习投入是促进大学生能力发展的

2010年和2011年,美国乔治城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分别发布了两份报告,也就不同专业的就业率做了一些分析,并指出就业结果并不足以彰显科学和人文专业之间的差别。

例如,在美国,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失业率为9.8%,而会计专业为8.8%,两者相差并不多。报告还指出,新闻专业毕业生在美国的平均起薪为3.2万美元,而计算机科学专业的起薪则为5万美元,这可能反映了人文专业在起薪阶段就与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不在一个层次这一普遍趋势。

## 人文专业的不可替代性

我们知道,STEM领域的毕业生因其技能而在就业市场上更受欢迎。这些技能通常与经济领域的重点领域(如信息技术、工程和生物科学)紧密相关,这自然导致了STEM专业毕业生的起始薪酬和就业率往往高于人文专业毕业生。

然而,人文专业的价值远不止于就业和收入。

人文专业教育强调批判性思维、沟通能力、文化意识和道德推理,这些都是在职场和社会中广泛需要的能力。尽管人文专业毕业生的初始收入可能不如STEM领域从业者,但他们的技能有助于长期的职业发展,并可能在中高级管理职位中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

评价人文专业的价值还需要考虑它们对社会的贡献,包括促进文化多样性、历史理解和公民参与。此外,人文专业研究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深入洞察,并丰富公共生活。在全球化和多元化不断提升的世界,这些贡献尤为重要。

在考虑人文专业的未来时,须认识到教育的价值不仅仅通过经济回报衡量。人文专业提供的广泛教育可以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个体,他们不仅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职业环境,还能为社会带来创新和道德领导力。因此,尽管从经济角度看,人文专业可能面临挑战,但它们在培养全面、反思和有责任感的公民方面的作用不应被低估。

总之,虽然STEM专业在就业和薪资上有明显优势,但人文专业在培养学生的全人教育、文化理解和社会参与方面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这些价值是衡量教育成果的重要方面,并在当今多变的工作和社会环境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未来社会应重视人文专业并加大其投资力度,以确保健康发展。

重要途径。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学生相比,非“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更低,分析理解、师生互动等不足。这要求非“双一流”高校更关注学生的学习投入状态,进一步提高学生投入水平。

其次,要营造良好的院校氛围与课堂学习环境。院校与课堂学习环境是影响学生投入与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非“双一流”高校学生感知的学习环境质量更差,说明学生获得的环境支持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需进一步优化、提升院校氛围与课堂学习环境。

最后,增加学业挑战度。我们进行的几项大规模调查研究都表明,与“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相比,非“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感知的学业挑战度更低。因此,非“双一流”建设高校需要科学、适度地增加课程负担,提升课程学习挑战性,让学生“忙”起来,体验“跳一跳才能够得着”的学习挑战。同时,要完善评价体系,优化考核内容与方式,引导学生采用深度学习方式,更好地促进学生能力发展。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图片来源:pixabay

## 中国大学评论



张端鸿

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日前,有高校发布了《关于重申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作为岗位聘任、年度考核、评优评先等工作的重要依据。未经学校批准,连续两年未给本科生上课的教授将失去教师身份。很多人感到奇怪,给本科生上课难道不应该是教授的本职吗?为什么时至今日还需要专门出台这样的规定?

多年来,政府和高校已经多次出台规定要求教授给本科生上课。2001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就明确提出:“教授、副教授必须讲授本科课程。一般情况下,55岁以下的教授、副教授原则上每学期至少为本科生生讲授一门课。”

2018年曾被称为“本科教育质量年”。当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要求突出教育教学业绩和师德师风考核,将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作为基本制度。2018年9月,教育部再次提到要制定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的专门管理规定,确保教授全员给本科生上课。但当年的《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2018年度)》数据显示,2018年高校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比例仅为77.11%。

2019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要求“把教授为本科生的授课学时纳入学校教学评估指标体系”。同时,其还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中进一步提出,“高校要严格执行教授为本科生授课制度,连续三年不承担本科课程的教授、副教授,转出教师系列”。2022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将教授为本科学生上课作为基本制度,高校应明确教授承担本科教学最低课时要求,对未达到要求的给予年度或聘期考核不合格处理”。此后,高校层面也陆续出台文件严格要求教授给本科生上课,高校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比例有所上升。

熟悉高等教育的人都了解,高校普遍“重科研,轻教学”。虽然按规定,大学教授如果不给本科生上课就不能评教授,但高校在执行此规定时普遍不太严格。很多大学教授评上教授后就不给本科生上课或不认真给本科生上课了,且不会受到相应惩罚。绝大部分高校本科生课时费每节课不足百元。一门两个学时的课上一学期,所得仅有两千余元。有些高校已涨过课时费,但还是无法激励教授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给本科生上课。很多教授认为,给本科生上课是可以选择不做的事情,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只是一个“良心活”。

部分教授甚至对给本科生上课有各种不同的界定。严格来说,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应以独立、完整的授课为主,但有些教授却只选择共同授课,甚至只是作为牵头教师出现在选课表上,具体授课任务都交给青年教师完成。不少高校在统计教授给本科生上课时的口径并不严格。如果一件事情的重要性既不能成为教授内心深处的价值认同,其又缺乏足够的激励和约束,相关要求就容易“雷声大、雨点小”。

要保障教授安心从教、静心从教、用心从教,首先要从根本逻辑上理顺教授为本科生上课是不可推卸的天职。同时,要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引导教授将主要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人才培养工作中。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部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探索实践中获得一些启示。在这些学校,校方普遍高度重视本科生教育,教授给本科生上课也早已成为一种被大家普遍接受的责任。在它们的制度设计中,科研只是大学教师个人的事情,教学才是大学的根本。

相关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做法是,为教授提供较为优厚的年薪保障,不再另外单独计算每一门课的课时费,并且严格限制教授通过其他渠道取酬的空间。教授年薪首先是为人培养而支付,给本科生上好每一门课既是学校赋予教授的首要责任,也是教授对自己的长久承诺。

为什么这些新型研究型大学能够做到让教授普遍给本科生上课,并且认真付出?

笔者认为,首先是因为逻辑上理顺了,如果教授不愿意履行大学教师的基本责任、不愿意履行对大学教师的职业承诺,那就去从事专职研究工作,不要做教授。

同时,在收入分配制度上,学校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为教授们提供了优厚的收入保障,同时也通过严格限制教授从其他渠道取酬,确保教授们将主要时间和精力投入在人才培养上。从这一点来说,新型研究型大学“鲑鱼效应”正在逐步显现。

## 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的要求为什么『雷声大雨点小』